

我与城

千年古槐问老窑

■赵利辉

这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。侄女金霞要自关中嫁到陕北去，堂哥一筹莫展，担心女儿受不了那边的苦。响堂第一次来家，提了一篮子大枣。围观的孩子很多，他抓起大枣，热情地分送给每个孩子。走到我跟前，响堂叫了声“碎爸”（方言，即小叔），并额外地塞给我一大把枣，说：“吃，吃枣儿，俺家的大枣。”我年岁不大，辈分却很高。响堂这么一叫，门子里的人都被感动了，说陕北人对人实在诚恳。

我对陕北的最初印象，是从电影《人生》里看到的情景。高加林汗流浹背，一锄一锄地挖着地，锄头带起的黄土扬起尘，没见他刨出半个红薯来。高加林的手上满是血泡，德顺爷跑过来一把扯过锄头，大声责备道：“你不要命啦！”德顺爷抓起一把面黄土，洒在高加林的手掌心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娃呀，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”

露天电影放完已是后半夜，静夜里有人高声骂起来：“高加林这个陈世美，活该这下场！”我侄女金霞执拗地要嫁给响堂，跟电影里的巧珍一个样儿。堂哥递给我一根木棒，找准机会，避过人，与我合力将响堂扭到墙背角，厉声说：“你要对俺闺女负责到底！”并要他指天发誓。响堂喃喃说：“我不是高加林那样的人，那电影是胡编的。”我们相信了。

响堂家离延安不远，站在他家大门口，远远能望见那座宝塔。延河从窑洞下的崖边流过，吃水并不算困难的事。“总归要到崖下去挑，哪里比得上咱关中的井水方便。”堂哥说。送亲回来，他心里依旧有些不甘。响堂家只有三孔窑洞，穷得叮当响。院墙是石头垒的，

大门前有一棵老槐树，粗有三围抱，分出来许多枝桠。树冠亭亭如盖，底下倒是个歇凉的好所在，然而树干是空心的，里面能藏个大活人。老槐树是如何撑起这片天的？它究竟有多少岁了？谁也说不清。老槐树遥对着宝塔，守着响堂家的窑洞。“要问老槐多少岁，我爷说过，得问我家的老窑。”响堂对我说。“老窑多少岁？又该问谁？”我打破砂锅问到底，响堂始终答不上来。他家还有一片枣树林，结的枣子肉多皮厚。他来提亲，拾的就是这野林子里的枣，没花一分钱。

我第二次见到响堂，是在1998年。他来西安拜见我父亲，礼物除了一篮子大枣外，还多了两瓶西凤酒。他是来联系煤炭出口事宜的。他家老窑下地层深处勘探出了煤，脉矿一直延续了数十公里；附近的村庄地下竟然还蕴藏着丰富的

石油。开采机迅速地开进了陕北的黄土地。响堂家拆迁了，政府给了一大笔拆迁款，响堂也成了煤矿的业务员。响堂见了我，仍旧一口一个“碎爸”，热情地叫着，丝毫没有因为富了就对亲朋傲慢起来。父亲的单位只做粮食出口生意，帮不上他的忙，介绍他去别的外贸公司。响堂走时，我偷偷问他：“老槐树怎样了？”他说：“给砍了，当柴火烧了。”他说时脸色灰黑，像煤矸石的颜色，但很快红润起来，告诉我金霞给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已经满5岁了。他再次保证道：“碎爸，我不是高加林那样的人，你那天不该打我一棒子。”

今年春天，陕北的迎春花开时，我们几个文友相约去革命圣地旅游。从西安到延安，坐高铁很快就能到。想起当年送亲，我还是坐着拖拉机，颠簸了三天三夜才到延安。如今，

延安的街道整洁，楼房鳞次栉比，已不复当年模样。延河从拱桥下潺潺流过，那样舒缓，那么清澈。我们去杨家岭参观了伟人故居，听解说员讲胡宗南的兵如何在延安的沟沟壑壑瞎转悠，如何钻进了红军的口袋阵。之后，我们还去了延安大学的文汇山，祭扫了作家路遥的墓。我想知道作家笔下的人物原型，是怎样从这片黄土地走出去的？承受了命运的捉弄，高加林回到故乡后，过着怎样的生活？我一直后悔，年少时打了响堂一棒子。吃了人家那么多的枣儿，下手却那么重。然而，为了侄女，当时我不得不听堂哥的话，不得不那样去做。

响堂听说我来了延安，非得接我去家里坐坐。他早已在市区买了新房，今年还在老家的原址上盖起三孔新窑。我有些不敢相信。等站到他家新窑洞前，远远望见宝塔，久远的记

忆被唤醒，我这才信了。原来经过十多年的开采，响堂家老窑下的煤矿已经被掏空了，附近村庄的石油也被抽净了。黑乎乎的煤运了出去，黑水一般的石油流了出去，黄土地瘦了，眼窝甚至塌陷了下去。后来重新种上庄稼，土地才渐渐恢复了元气。

几十年间，这块土地上发生过多少事？走出去多少个“高加林”？又回来了几个“加林哥”？如今年轻的陕北女娃们不知道了。响堂大我几岁，到了这把年纪，人的乡愁愈浓。他在老家的原址上盖起了三孔新窑洞，于门前栽了一棵小槐树。他儿子已长大成人，在延安做特产网络电商，把陕北黄土地出产的糜子、小米、大枣、油桃等卖到了全国各地。可是这次不巧得很，我没有见着小伙子。吃过了侄女做的正宗陕北羊肉面，我放下碗筷，对响堂说：“可惜了你家的老槐树，它究竟有多少岁了？”响堂依然说不出。

在过去，陕北人家的院门口大都有一棵槐树。究竟是先有槐树后有窑洞，还是先有窑洞后有槐树？陕北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：“千年古槐问老窑。”然而，老窑多少岁了，又该问谁去？我的眼前浮现出一群衣着朴素的人，他们从宝塔下走过，停了下来，在这里开天辟地。从此，一批批有识之士奔赴延安，聚集在宝塔下，共襄盛举；一队队戴着八角帽的战士，在延河边训练，斗志昂扬；一代代建设者满怀理想涌来，辛勤耕耘，开垦着这片黄土地……宝塔见过他们，延河水滋养过他们，一些人很有可能还曾在响堂家的老槐树下歇过凉。但若问老槐树多少岁，要问他家的老窑；老窑多少岁了，得问问那远处的宝塔。



闲思随笔

■李仙云

陈伯是我极尊敬的一位长辈，他是上海人。我一直觉得他活得像古时的隐士“散仙”一样，每日悠哉乐哉。退休多年的他完全是个“甩手掌柜”，家里的财政大权都交给老伴。无事一身轻的他，每天上午在公园里与一帮歌友开怀欢唱。他的歌声高亢嘹亮，吸引力十足。最让我感到神奇的是，在如今这个“机不离手”的时代里，陈伯竟然不用手机。有人若想找他，只能打座机或去敲他家门。

多愁善感的我极喜欢找陈伯聊家常，诉烦忧。陈伯也一直说我心思太重，要学会放下。

我与爱人来自风格完全不同的原生家庭，性格及兴趣爱好差异也很大。他忠厚老实，对我也是照顾有加，但脾气暴躁，遇事爱斤斤计较，动辄便歇斯底里暴跳如雷。为此我烦心不已，向陈伯倾诉。他听后笑道：“小李，都一样，哪家的锅底都是黑的，每家都有难念的经。下次再遇这种事，不跟他吵，你就在心里默念‘阿拉不睬依’。”听从陈伯的建议，爱人再发脾气时，我便在心里默念这“五字真言”，果然奏效。一个巴掌拍不响，我不予理睬，他很快便偃旗息鼓，不再做声，一场家庭大战也就消弭于无形。

我的朋友琼在一家公司做财务工作，她主管看她有高级会计师证，又是211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，生怕影响了她的职位，于是对琼各种排挤打压，还拉拢同事将琼边缘化。更过分的是，这位主管还时常在办公室里指桑骂槐，言语中夹枪带棒攻击琼。当琼将这些情况愤然说与我听时，我也将陈伯的话

赠与她：“阿拉不睬依！”琼将这句话说写在纸条上，压到办公桌玻璃板下，随时提醒自己。屏蔽了外界干扰，琼从此一门心思钻研业务。后来，碰巧一家实力很强的大公司招聘财务总监，琼凭借精湛的业务能力和稳定的心态通过测试和考核，在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。

一次去参加省内某纯文学杂志交流会，行至一红绿灯路口，红灯亮起，我立即将电动轮椅刹闸停下。一位骑自行车的阿姨因为没能及时刹车，碰到了我的轮椅。我还未开口，她

就怒喊：“你怎么这样啊，突然停车，懂不懂一点交通规则啊！撞了你也是活该……”她越说越来劲。我身体倒平安无事，于是在心里对自己说：“阿拉不睬依！”随后赶去参加交流会。

“阿拉不睬依”这句上海话，充满理智，尽显超然态度，即“我不理你”。正如周国平所说：“人生要有不较劲的智慧。”一个人只有放大胸襟与格局，自动屏蔽来自外部的嘈杂声音和垃圾情绪，把时间与精力用在值得的地方，才能收获更有意义的人生。